

而你情深似海

卫好时——著

3千万读者
念念不忘的
暗恋故事

Erni 
Jingshenshikai

课外借



大提琴少女情醉帅气正义律师

她这辈子就
三个愿望

认识
路迦和

相爱
路迦和

嫁给
路迦和

而路迦和的回应是：予你！
从校服到婚纱，甜炸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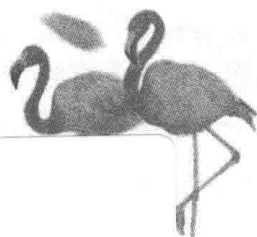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而你 情深 似海

Erina ♡
Jingshenshikai

卫好时——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而你情深似海 / 卫好时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221-10509-7

I. ①而… II. ①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6809号

而你情深似海

卫好时 著

出 版 人: 苏 桦

出版统筹: 陈继光

选题策划: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: 唐 博

特约编辑: 周丽萍

装帧设计: Insect

封面绘制: vere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)

邮编: 550081)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: 227千字

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21-10509-7

定 价: 32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(小幸运
系列)

02

Lucky little

目录
/contents

第一章/001

嘘，轻点儿声，那是秘密呀

第二章 /029

听到你的名字是欢喜

第三章/059

喜欢这个世上唯一的她

第四章/087

越过山丘握住你的手

第五章/114

谋杀与创造之时

目录
/contents

第六章/150
安徒生的美人鱼

第七章/181
唯一 最特别 最心爱的月亮

第八章/212
舒窈纠兮，劳心悄兮

第九章/239
念念不忘之后

番外/255
少年一梦
——遇见十六岁的路迦和

第一章

嘘，轻点儿声，那是秘密呀

Eni ♡
Jingzhenshihai



湖畔半岛，青山环绕，背靠着格姆女神山，这是里格。

秦青葭的小酒馆就开在泸沽湖的里格岛上，卖酒顺带做做家庭旅馆的生意，就她一个人，老板和店小二都是她。

这地方特别美，没有完全被商业开发，几乎都是原生态的自然景观，可到这儿，要从丽江市坐整整一天的大巴车，所以旅游旺季人很少，淡季人就更少了。

当初秦青葭在大巴车上行了一天的山路，下车后抱着齐人高的黑色行李包摇摇晃晃地蹲在地上吐个不停。她本来只是抱着出来玩的心态见见世面，可听到别人说这里人少，生意不好做时，她眼睛一亮，也不吐了，跳了起来，当下就拍板定下她要在这里做生意，因为人少清闲。

她买了栋两层小楼，没抱盈利的希望，也没有交租金的压力，钱够吃饭就行，于是这店开得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

酒馆装修得极为简单，一楼墙面都没有粉刷过，只挂了两幅“画”——食品流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。柜台旁摆了两个黑釉土陶酒坛，酿酒看心情看天气，卖完就关门。

秦青葭酿酒的手艺是上学的时候在家跟她老爹秦树明学的，酿的是52°的蒸馏型白酒。秦家酿的酒在家乡的小镇都是出了名的，秦青葭更是把这个手艺学得十足十，只是这两个会酿酒的人都不嗜酒，也很少喝酒，只是单纯地喜欢酿酒的过程——平凡的一粒米，通过一连串的物质转化变成神奇的液体，这份历经时间沉淀的美妙，有着快时代中难得的踏实平和。

秦青葭在里格除了酿酒外，大把时间用来刷英剧打联盟，可是生意却是好得出奇，除了本地人，连外地的游客都慕名来买酒。

秦青葭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跟路迦和在一起后，才听说了

一个词，叫“饥饿营销”。听到这个词的时候，她先摸摸鼻子，然后很是尴尬地笑，她真的只是因为懒而已。

这会儿秦青葙开着门做生意。

她趴在桌子上打着盹儿，卫衣的帽子从背后拉到额前，系了带子，挡住大半的太阳。

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也没抬头，等到别人问“老板在吗”，她也只是支着手浅浅地抬了眼，懒懒地说了声：“这不是在这儿嘛，自己找位子坐好了。”

这午间最适合睡觉了，被人烦扰真是讨厌。

秦青葙丝毫没有作为老板忙来忙去招财进宝的自觉性，可等她扒拉两下帽子，抬眼看到这一行人的相貌时，却立马换了张面孔，堆起一张热情的生意人的面孔。

她跳起来，袖口在桌子上擦了擦，主动地腾了位置，不复原本懒散的样子。

“你们别站着了，快过来坐。”她笑。

人都喜欢好看的，她也不例外。

门口刚进来六个人，四男两女，打扮得朴素寻常，T恤、耐磨的浅色牛仔和运动鞋，是典型的游客装扮。

路溪之站在人群最后，可是却显眼得不得了。他二十岁上下，整个人好似一团洋溢的青春，可是穿得刻板，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在最上方，架着金丝眼镜。看到秦青葙打量的眼神看过来，他皱了皱眉，更挺直了腰板，明明孩子气十足却故作成熟，不过这并不让人反感，好看的人总会让别人不自觉地让步。

路溪之身边站着一个姑娘，相貌平平，穿得也不出彩，是丢进人堆里都不好分辨的人，非要找一个词来形容，那就是温婉吧。

笑得温婉，举止也温婉，对上秦青葙的时候，眼角一弯，露出一口的小白牙，友好地对她点点头。

掀下帽子露出整张脸的秦青葙，此时正对着阳光，被太阳一照，骨子里的懒散又一丝一缕地顺着毛孔张牙舞爪地冒出来，她刚睡醒的眼角有些泛红，食指支在上嘴唇上浅浅地打了个哈欠，眼里便氤着雾气。她晃晃脑袋，努力地摆出一副老板的架势来：“买酒还是住宿？”这是秦青葙的声音，语气中有毫不遮掩的热情，“我这里的每间房都是独卫有厨房，而且都对着海。”

站在路溪之旁边的夏婧婧看了一眼路溪之，等他点头后才脆脆地说了句：“住宿。”

她抬眼看了下秦青葙问道：“我们能先看看房间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秦青葙率先迈开步子，上了楼梯，走了几步，看着夏婧婧仍站在原地，便朝她伸出手来，“你来呀，我带你去看房间。”

夏婧婧觉得这个老板太热情，不过也是，和气生财。思及此，她便跟了上去。

楼上没几间房间，这个时候还没有住房的客人，于是房门对敞着，通着风。房间里是黑胡桃的木床和茶几，蓝色格子的桌布和床单。墙壁上挂着几幅画，是印象派的作品，夏婧婧换了好几个角度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不过二楼的布局跟一楼的“简朴风”截然不同，看出主人是花了几分心思的。

床头柜上摆着干花，风从窗外吹进来，合着花香、湿漉漉的茶香，是一种闻起来让人安心的味道。

夏婧婧对房间很是满意，她对秦青葙说“就这几间了”，可一时没等到回应，等她回过头才发现秦青葙正依靠在门旁，又恢复了懒散的模样，眯着眼吹着风。

夏婧婧喊了声：“老板？”

秦青葙才回过神，她先是眼睛眨了眨，随后勾起嘴角：“怎么样，很满意吧。”她说得自信，吃准了女孩子的心思。

“很满意，很漂亮，”夏婧婧夸赞，可是随即她想到价钱，皱

了皱眉，这样临海的房间一定很贵吧，“多少钱一间？我们都是学生，可不可以便宜些？”

秦青葙一愣，表现出很纠结的样子：“一直的价钱都是六百元。”

夏婧婧咂舌，果然很贵，看来今晚他们还要去其他地方看看住宿了。

“可是，”秦青葙叹了口气，“看你特别合眼缘，就打个对折好了。”

对折的话就是三百，几个人住一间，又有学校活动的报销，剩下的钱几个人还能平摊，这个价格是可以接受的，夏婧婧眼里流露出欢喜。

秦青葙看在眼里，心里也得意，她的小心思也达成了，她就是想让这几个人留下来。

不过，秦青葙表现得揪心：“我真是一点儿都赚不到钱，你们可要多住几晚，不然我这本钱都回不来，房租很贵的。”她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

“一定一定！”夏婧婧笑咪咪地回答，她对自己砍价的本事很满意。

秦青葙得偿所愿后弯弯眼，眼里的笑便漫出来，贴在下眼睑的睫毛随着笑声小幅度地颤了颤，嘴角的酒窝盛在蜜海里，同为女生的夏婧婧一时也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

秦青葙手臂环胸，看见她看过来，笑着睨了她一眼：“看什么？”

夏婧婧愣了愣，脸片刻就红了，垂下眼，但又很快地偷偷掀起眼皮，真心实意地夸道：“你真好看。”表情真切极了。

秦青葙有些忍俊不禁，伸出手，笑着摸摸夏婧婧的头：“谢谢你，你学什么的，嘴这么甜。”

夏婧婧不好意思：“法律。”

“哇，大律师呀，高才生嘛。”

“哪有哪有，还在上学。”夏婧婧摆摆手。

“跟你一起的人也是？”秦青菡问。

“是的。”这时候，她才羞涩一笑，“不过我们老师是真厉害，完全是独立办案，不用考勤，只有见客户的时候需要打领带，一年一半时间办案，一半时间游山玩水。”

秦青菡对别人的事情兴致缺缺，但也随着话说：“听起来真不错。”

夏婧婧特别羡慕：“只有那种才能称得上大律师的！我真是羡慕，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啊！”

“会有一天的。”秦青菡一向在安慰和鼓励别人方面缺乏天赋，“嗯，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的。”她转转手中的钥匙，也觉得自己说的听起来有些敷衍，她收了钥匙揣在兜里，岔开话题，“走，我们下去吧。”

夏婧婧落在后面，她跟紧了几步，又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学过艺术，”她自顾自地解释，“你很有气质，我高中几个学艺术的同学也是这样，嗯……”她两只手比画了一下，“就是看起来很特别的那种。”

秦青菡脚步顿了顿，很轻地笑了声：“也只是上过几年学，拉过几年琴而已，早就荒废了。”

下了楼，夏婧婧把几个人的身份证擦起来，递给秦青菡：“我跟他们商量了一下，先住三晚好了。”

秦青菡堆出作为老板合格的笑容，拿过那一堆身份证，对着电脑敲敲打打，再递回给夏婧婧的时候，身子倾向夏婧婧，在她耳边神秘地说：“我这些房间是大师算过的，能成全姻缘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二十出头的小姑娘，正是最相信爱情的时候，夏婧婧也不例外，只是她觉得怎么听起来这么玄乎，顺口回问了一句。

“真的真的。”秦青菡一本正经地摆出神棍的样子，看向夏婧

婧的时候，眼神落在她手中最上面的身份证上，姓名那一栏写着三个字——路溪之。

秦青葭顿了顿，片刻后又笑了，然后她的眼神又落在路溪之身上，看了一圈后，又回到夏婧婧身上，严肃地说：“这个，你得相信我。”

夏婧婧随着她的眼神转了一圈，看到路溪之的时候，耳尖都红了起来：“没有没有。”她着急地摆摆手。

欲盖弥彰这个词用在这儿合适极了。

秦青葭耸耸肩，从钥匙串上取出三把钥匙，递给他们：“楼上右手边的三间房，洗漱用品都在柜子里，有什么问题再下来找我。”

一行人拿了钥匙，拽着行李箱，嘻嘻哈哈地上了楼，收拾东西的声音半晌都没有消停。

真是年轻人，秦青葭感叹一句：“唉……”

那些人上了楼，秦青葭端着的老板架子一下子放了下来，她脚踏在椅子上，大幅度地晃晃脖子，眼睛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账本，懒散的老板嘴里嘀咕着：“为什么现在挣钱这么难。”闲着的手朝柜台深处摸了摸，没能如愿摸到居家常备的瓜子，她撇撇嘴，抓耳挠腮地继续看着账本。

账本总共没几页，她看了会儿，在页脚歪歪斜斜地画起了乌龟，画到尾巴的时候，听到楼梯上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。她轻咳了下嗓子，正襟危坐起来，收起笔，眨巴着眼睛看着来人，堆起笑：“怎么了？”

路溪之站在楼梯口，听到她说话，便停住脚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：“房间里味道。”

这是一句陈述句，干脆利落，叙述者皱着鼻子表达了对这味道的不喜欢：“跟我哥用的洗衣粉的味道一模一样，闻了多少年的味儿……”

他哥路迦和偏爱lux茶香洗衣粉，也只用那一种，时间长了，他简直再熟悉不过了。

“真是巧了，”秦青葙眼睛没有看向他，低着头，轻飘飘地回应，“是干花的味道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上去换掉。”可是她的神态却不像她说的这么放松，她眉毛皱在一起，嘴巴紧张地抿成一条直线。

路溪之没注意到秦青葙的反应，他还在絮絮叨叨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：“真是……”他突然停住话，在空气里嗅了嗅，鼻子上的纹路皱得更深，“这又是什么味儿？”

他顺着味道看见了秦青葙摆在手边的小鱼干，抬起食指堵住鼻子。路二少爷生平最讨厌两个味道，第一是大哥用的lux，二是海鲜味儿，前者完全是因为长年迫于大哥的淫威，闻到相似的味道就心惊胆战，后者是海鲜过敏，他曾不信邪地吃掉海鲜蒸蛋上的几粒虾米，结果肿成了《东成西就》里的梁朝伟，让他的颜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打折扣，从此他对这个味道避之三里。

此时，路溪之恨不得夺路而逃。

焦黄脆香的小鱼干多么可爱，秦青葙拿出一个，晃了晃：“厨房里还有，你要是想吃可以……”

她话还没说完，路溪之就觉得这味道扑面而来，顺着鼻孔钻进胃里。

“不了！”他跑了几步，想起更重要的事情，“也不要上楼来撤掉花。”他想的是这个吃了半盘小鱼干的女人，衣服上当然会沾上味道。

简直不敢想象！

一头雾水的秦青葙盯着无辜的小鱼干看了看，摸摸鼻子。

“多好吃啊。小黄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钙、铁、磷、钾、钠多种微量元素，适宜养生。”她默念道，然后一口咬掉鱼尾巴。

等吃完一整盘小鱼干，又把纸上乌龟的尾巴补完，她心满意足

地瘫在沙发椅上，食指和拇指放在嘴角擦拭两下，然后顺手扯出一张抽纸，手指在上面蹭了蹭，稍微弯下腰，手伸了出去，然后精准地投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，抬头的时候，眼神扫到桌子上的台历。这一天的日期用红笔圈了起来，秦青葙想起来今天要做的事情，眯着眼睛睁大了些。

每周的周五，她都会去李阿婆家探望李阿婆。那个独居的老人腿脚不方便，常年坐在轮椅上，是以前这栋房子的上任房东，当年看秦青葙样子讨喜，嘴也甜，便把这房子低价出售给她。

老人并不图什么，可是秦青葙却把这人情礼节做得到位，每周都去陪陪她，说说话，念念书，时间长了，两人倒成了忘年交。

李阿婆家的房子有着半高的围墙，围墙里面是一棵苹果树，这树长势喜人，这几年越发有直冲云霄的架势，果实也沉甸甸的。

秦青葙几下就翻上墙头，伸手就摘了两个来，捧在卫衣里，放在鼻尖嗅了嗅，然后隔着衣摆随意擦了两下，张口便咬下去，一边对着院里说：“阿婆，我又来看你了。”

她只顾着吃苹果，也没往院里看，等了半天没有回音，才拨开树枝伸了脑袋，这一看不打紧，看到了一个美青年。

两相一愣，她摸摸鼻子，估计被人当成了贼。

男人剑眉星目，整个人看起来正气十足，剪了一个板寸，头发根根分明地立着。

看起来脾气不太好，秦青葙这样想着。但是他看到秦青葙看过来，突然就朝着她笑了一下，软和的神情，那短得能看见青青头皮的板寸越发衬得人精神起来。

真是俊朗，秦青葙搜肠刮肚地从没几两墨水的肚里捞出这么个词。

莫不是这苹果树成了精，化成这么好看的人物来。

秦青葙晃晃脑袋，看看日间最热的太阳，一定是这午间的太阳

太灼热了，晒得自己大白天的做了梦。

两看相愣中，她又吧唧咬了口苹果，丝毫没有觉得尴尬：“阿婆呢？”

“搬家了。”他说得简短，看秦青葙皱起眉嘀咕“真是，搬家了也不告诉我”，于是他又补充，“阿婆被他的儿子接走了，走得匆忙，不过留下了一张便笺，说是给来看望她的一个女孩，我想着，应该就是你了。”

“还有便笺？”

“对，你现在要不要看？”

秦青葙在心里估量了从墙头到他面前的途径，无非是两种，一是从这儿直接跳进院子里拿到便笺，二是跳到墙外再从门口进去，拿到便笺。可是，两种途径都不太优雅。

“你念给我听吧。”

他愣了愣，打开了便笺开始念，看到头一句就笑出声：“这棵苹果树的归属权全权属于你。”他抬头看了她一眼，秦青葙又被晃了眼，真说不清是太阳耀眼，还是他看过来的那一眼更耀眼。

他继续说：“所以你就不要再翻墙头了。”

秦青葙脸红，用手里的苹果遮掩：“阿婆才不会这样说话，你别逗我了，这苹果我不是还没吃完嘛。”她偏着脑袋想了想，从怀里拿出一个苹果，瞄了准头扔了过去，那人接得也准，长手一捞，苹果就握在掌心里。

“你尝尝，这苹果可甜了。”秦青葙说得坦然，像自家苹果一样。

青年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却随了她的意思咬了一口。

“甜。”他挑挑眉，伸手把咬过的一面对着她晃了晃，示意自己真的吃了，而且是真的甜。

真给面子。她又问：“那便笺上到底写的什么？”

这次青年人没有再开玩笑，他念下便笺上的话：“好姑娘，不

用担心我这个老人家，我去颐养天年了……没了。”本身就没有几句话，他很快就念完了，合上便笺。

秦青葙果然舒展了眉头，问：“那你现在住在这儿？”

那青年“嗯”了一声。

秦青葙挠挠头：“这苹果真不错哈，嗯……那…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。”她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把一双腿放回墙外，话音刚落自己也几下顺着墙面滑回屋子外。她脚落到实处，才舒了口气，隔着墙懊恼地跺着脚，果然应了那句“蓬头垢面必遇男神”的定律，她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又嫌弃上衣服的随意，只想“以头抢地尔”。

不过他是真好看，好看到自己想立刻抢回家当“压店老板娘”。就这一面，秦青葙就深深地把青年的样子记到脑海里，连同他拿的那本书，那本书名是《中国法制史》。他该是一名律师吧，她胡思乱想着，转眼就忘了自己刚才还那么丢人，哼着歌回到店里。

她托着腮盘算着，要怎么样才能把他拐回家呢？

秦青葙今年二十一岁，很少有心动的感觉，活到她这个年纪的小姑娘，大多数还沉迷于爱情，卿卿我我或撕撕扯扯。

可是，她心里的老鹿叼着一根烟，看见各色的男人面对面地走过来时，摇头晃脑地叹气，然后老鹿吸了几口烟，吐出烟圈来，云雾缭绕，在秦青葙耳边唠叨：“就这样？不撞不撞。”

长此以往，这鹿老得快死掉了，都没有再撞开过少女的心扉，跟以前遇到那个人时，完全不一样。

那会儿，这鹿还年轻，每天在心头横冲直撞，“嘭嘭嘭”不停歇，她要捂着心头，大幅度地喘着气，才能压住心头的悸动，然后佯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，仰着头，神色冷淡地从他面前经过，攥着校服的手心被汗浸得湿润润。

这一次，久违的鹿好不容易撞了撞，秦青葙想，如果再一次见